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三

左都督劉公寧

字世安山陽人世指揮使官至左都督

成化中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充左參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挂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公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爲叅將守大同時遇賊猫兒莊霸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勅獎勞爲副總兵時有虜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公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虜驚疑不知所爲有勒馬引弓以

待者公以馬箠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虜
坐一酋語不遜公掌其面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
且留坐公乃霽色呼酒與飲反覆開諭羣酋咸悟卒
如約
後復移鎮甘肅嘗繹古番上之法以五十人爲隊隊五
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于中軍中幟出則
同幟應之循環無端紛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
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公軀幹頎偉勇略過人
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裹糧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
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虜而陳鋭不能用

公亦以此自誨云

原缺

都指揮朱公驥

字尚德大興人世錦衣衛正千戶官至都指揮使

公生而麗厚性寛大不喜刻核嗜讀書䏻學問樂與學士大夫游嘗使湖浙一毫不苟取少保兵部尚書于公名知人聞公賢以女妻焉天順改元丁丑坐累謫戍威遠甲申召還仕

成化丙戌以兵部薦擢指揮僉事佐理衛事戊子畿內盜不靖發敕公提督官校捕緝時以五城職巡邏者率玩愒怠事乃命吏部偕公遴選去留擇才以充不拘故常而公復摘發渠惡遠近肅然

辛卯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公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徼功有眞惠爲妖書株連百輩坐死公曰可罪者獨惠耳餘何辜悉奏釋戍邊往錦衣用巨梃厲威公獨易之公在謫適鹵入寇因從總兵高陽伯禦之就陣擒獲把禿王以歸至是兵部論功進世襲指揮同知

公小心愼密未嘗妄與一事亦未嘗輒遣校上下安焉前後所積擒捕功甚夥公有所論列率推諸官校以故從之蒞事者多至顯官而公不與也累荷恩賞委任獨至大司馬嘗奏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旨奉命杖忤旨者武誣公用小杖上怒命中使詰責數
四公具以實對卒不易自持甚謹而待人極恕諸屬
中有可用者維持與進任之不疑凡有重獄茍可以
求生者必爲之盡心焉

錦衣牟公斌

字益之北京人錦衣衛指揮掌鎮撫司事牟年

十

弘治中爲錦衣鎮撫忠厚有大節戶部主事李夢陽以應詔下獄斌即訊問曰壽寧事疏中胡不指事遒指其爪牙夢陽曰慮對耳斌對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剪其羽翼何對爲獄成斌參之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壽寧所訐奏十事悉弗入夢陽得釋

正德初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茝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怨

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公曰古人功不與賞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自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

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囑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川時長子死工部官賻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就訶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處散衣再遣禍

怡怡若分然

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修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
蓋其惡終則張雄錢寧江彬以恐暴肆其罔士靡靡
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斌謫武昌撫按藩臬諸公皆重其人曲加禮待命有司
仿公廨以居之斌謝曰某逐臣也安敢居此乃僦民
房獨處謝絕人事閉門誦書有司供餽一無所受行
橐蕭然及卒官爲治殮人咸惜之

咸寧侯仇武襄公鉞

字廷威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累功陞寧夏總兵封咸寧侯與世券以孫鸞罪誅削

或云鎮原平泉里人以衛卒給事寧夏總兵府便嬖適總兵意遂命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遊擊將軍正德巳巳劉瑾擅權激變寧夏寘安化王寘鐇爲主以討瑾爲名公陷賊中京師訛言公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勛爲參將以公爲副

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
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公
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揚英諸兵至河上
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公言諸
兵已至河上列營公嗾人謂賊何錦丁廣宜急出守
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東出而
留賊周昂守城公又稱病亟昂來問病公喜曰二賊
並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也乃帕首衷甲見
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茗而舉械卽座上斬之持其
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須臾遂

不悟者族無赦從者以萬數遂圖寘鐇府時寘鐇甲士尚在左右公戮其渠桀者數十人號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脅從能釋兵來歸一切不問悉解散去寘鐇遂就擒城外諸守臣聞之亦縛錦廣等至大亂遂定

即超拜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劵時河北賊趙鐩等流刼河南聚衆數萬盜竊名字署置官僚所過州縣殘燒畧盡命公提督軍務佩平賊將軍印往征之賊平晉封咸寧侯與世劵加祿百石

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邃菴將兵出討邃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公

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爭受知于大賢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尚書孫忠烈公燧

字德成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

爲逆濠所害世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謚忠烈

丁丑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慮囚江西究獄多平反正德

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

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

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刼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逆謀

益著

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賫金璧通奸倿

臧賢偏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紿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横生殺不可禁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徜者相助爲聲勢公夯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公有心計周防容盡夯奸黨不得仰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礙宗室不敢先事發言但託禦他

寇出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
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僥撫二府揔兵備公
曰綏急曷倚奏復僥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
分巡兼理兵備與僥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衡最爲要
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
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
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
出會城兵器外府嘗歎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
吾處分故速滅
公見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

爲宸濠伏逆諸奸所得即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
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於是平嚚訟
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覈課辦汰翌旌賢時揀練兵
因徙自大猾以下悉聽入金穀贖罪整飭衛所郡縣
募敢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測變會南昌人張儀
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以聞上詔遣重
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濠大懼
十四年六月丙午宸濠因各官入謝生辰宴伏賊府中
俟諸守臣入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
公曰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

公怒張目直視厲聲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太祖法
制在誰則敢違濠戟手怒曰我何負于汝奏我七本
叱左右縛公副使許逵大呼曰孫巡撫朝廷大臣汝
反賊敢擅殺耶并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
同許公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
女無不流涕宸濠竟用三賊爲爪牙僞稱將軍首遣
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
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
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北至安慶王
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

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賜祠額曰旌忠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禮部尚書

王陽明祭公曰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初熾公欲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遂及屢疏乞免又不獲請乃刻行曲成冀緩其發而徐爲之圖蓋公善處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

也比當危臨難仗節伸忠之死不回然後見公守正
之心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恫然無疑矣

副使許忠節公逵

字汝登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卒年三十七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

公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沉靜有謀畧初爲樂陵令期月令行境內辛未春流賊劉七齊彥明𩙪起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城浚隍貧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

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
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撫院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進江西副使時宸
濠菑逆內外搆結莫敢誰何公毎繫其黨禁抑不貸
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敢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
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
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
困則斯急急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
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啓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

悉與公議

宸濠反縛都御史孫公將殺之公厲聲不屈曰孫巡撫

朝廷大臣反賊不得輒無禮濠怒併縛公且問公何

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賊今日殺我明日

朝廷磔汝萬段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

聽吾言當不至此遂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屍不

臭蠅蚋不近數日貌猶如生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

公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執繫獄戶部主事

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叅議黃宏以索縊其項亦死

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為位易

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唐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哉夫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狥微迹四子雖死有先後身有執弗執首或割弗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必屑屑論也故杲卿駡而磔巽勝餓而殞巡先殺遠後亾君子不敢有軒輊者豈非以臨難死者皆足賢乎

太守宋公以方

字義卿湖廣靖州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瑞州知府死宸濠之難贈光祿寺

公未第時夜泊鄱陽湖夢吏持檄曰上帝命汝作靖州城隍公甚訝及守瑞乃知瑞古靖州也後復死于鄱湖亦異矣哉

正德戊寅冬至夜二鼓有火墜瑞城東者三聲如雷火光燭天地爲之赤良久乃滅時公爲瑞守占之云地方當有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因監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求爲輒拒抑之

己卯六月公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公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濠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公前驅至舟勒其領兵公曰吾有死而已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公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也遂罵賊投水而死當時陽明奏記皆逸其事後都御史陳公洪謨巡撫江西㢘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蔭其子爲太學生

識餘錄云公初在瑞州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以他事

逮繫南昌獄濠反自長江而下械公置舟中至黃石磯江西人鄉語以黃爲王以石爲失濠聞王失機三字爲不詳遂出公斬之祭江比濠就擒衆不知公所在疑爲脫械逃去故嘉靖初議䘏不及之至六年有與濠駕舟者親見公之死爲人言之三十七年吳尚書山在禮部蓋瑞州人也得其死爲詳又爲請諭祭一壇

寺丞黃忠裕公鞏

字伯固莆田人號石峰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

大理寺丞卒年四十三贈大理少卿謚忠裕

初筮德安府推官有聲陞刑部主事掌十三司獄牘陞

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武宗

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

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竟不能沮

補武選郎中己卯春上將南巡時寧藩久蓄逆謀蕭敬

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厰與寧藩交通江彬又握

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

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亦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惟聖人爲能愼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

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諫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竊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輓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卽日削去鎭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及。況

又重以虐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亾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恐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

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凶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

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宜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

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巳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陸竟死公體最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泣誅尤到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死不悔也

兩都盛傳公諫疏幾于紙貴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公嘗

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耶

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淸粹和婉自成一家

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入賀聖旦至京縉紳慕其名延接無虛晷病作竟不起給事中劉世揚御史黃國用疏其忠節請卹詔贈大理寺少卿與祭一壇葬異數也天啓中補謚忠裕

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黃公刑部照磨劉珏

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棨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侄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閣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眷極褒恤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覆之

工部何忠節公遵

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卿南都補謚忠節

公自幼無他好垢衣糲食不稍見顔色性故寡合不能與富人游父嘗令學賈心厭之願去賈爲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丙戌聯捷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完器重之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公一以廉率之其或越貨敗令且以貴謁至者盡沒入之旣

惠並舉比去行李蕭然

武宗朝逆彬導上遊幸遍祀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竊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震怒彬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寛宥毋使後世有殺

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乃四出機穽下公等于獄復嗾其黨劾之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寵遣彬自請視杖杖者復視晌爲輕重而晌又不至故杖視他人爲甚體素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旣卒南巡議亦竟寢方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

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

遒其死矣已而果然

世宗卽位褒贈尚寶司卿封鐸如其官遣官諭祭其家

錄世守爲國子生又十六年丁酉詔禮部爲祠專祀

之

兵部陸忠定公震

字汝亨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以

諫死嘉靖初贈太常少卿南都補謚忠定

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登第授泰和令始至卽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干上司而不便于民者卽詣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于衆務得情而後巳威德益著賑恤民艱邑遂稱治民戴之如父母立生祠祀之

召授兵部武駕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寵

伺覺車駕多巡幸公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譴以大
臣申救得免己卯春彬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
懼變莫測公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
祿爲遂與同官黃公鞏疏陳六事崇聖學通言路正
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
逆彬𥕢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拲梏跪于庭五
日三訊三杖而死
初公在獄將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
等句又與黃公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
容就義如此世宗卽位首詔贈太常少卿遣使諭祭

蔭其子有司爲立專祠祀之名曰褒忠
萬曆四年並祀本府三忠祠體仁公季子也公係獄權
奸必欲寘之死絕其食飲體仁甫髫年乃變服爲他
囚親屬饋于父歷荼苦萬狀母恭人徐以是强令承
蔭選通政司主事歷臨江節推章州通判蒞官廉介
有循政無忝先德云

御史蔣忠烈公欽

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御史南都

補謚忠烈

時逆瑾擅權亂政偕同官十三人上疏方夜屬草燈下

聞篋箧間鬼聲戢戢公念此疏一上定擬奇禍彼嗚

者將非我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

視曰倘是我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

壁公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

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

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皆延醫

飲藥公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哀之
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五年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
祀之廕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巡按陳蕙以祭葬
請特命給之

指揮張忠壯公英

京衛指揮使以諫死

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頃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弘光時上允禮臣請追謚陸震忠定孟陽忠介何遵忠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劉校孝毅林黼忠恪詹軾忠潔張英忠壯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

太保石文介公珤

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隱後改謚文介

與兄玠同舉進士選庶常弘治己酉授翰林院簡討德器剛毅和識不羣館閣重之少師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遷修撰同修孝廟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侍讀學士

己巳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

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代行溫凊蒸嘗之禮武宗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

時閹瑾用事以勵精為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查對單冊有患病不容給假公力主之曬晾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夙夕晝酉公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

進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

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
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
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
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諷上力行
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
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旦夕之間
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
石云
公入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勳戚估勢
奪折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

焉以請旣得旨圻民大恐公言于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

丁亥錦衣官有搆飛語訐輔臣者并中傷之遂逮下廷鞫臺諫皆白公無他大學士楊一清爲公等力辯之公不自白惟求去疏再上許之旣入謝僦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邑人罕識其面人望益歸重之

公性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窾節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之一變詩文冲澹沉著自成一家言博極羣書根於理要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曰彼

何所見第好名耳力詆之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

少師費文憲公宏

字子充號鵝湖鉛山人成化丁未進士廷試第一

官至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憲

生而頴異與季叔雪峯瑞相上下伯復庵喜曰亢吾宗

者必二子也癸卯甫冠遂與雪峯同領鄉薦甲辰試

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

伯補菴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

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公之上春官也伯復菴方以

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公曰汝脫下第毋南歸

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公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

第令入北監也復菴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

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辛亥以疾請告時史事將就緒役勞當遷或止之曰盍需諸宏曰吾豈以身狥祿耶遂決南歸壬子史成有白金文綺之賜乙卯疾愈復任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

稍省其數公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今科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多難處分公于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授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諸請託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戢而復叛遣總兵李鋐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鋐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鋐鋐暉皆良將先平河北諸盜者也與

畢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票擬公執不可竟用畢寧因啣之既而寧嘗得誥贈三代欲假此交歡乃具百金飲器寄遺所親貨夜入餽公堅拒之寧益懟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巨萬金貲爲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之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本兵陸完逕于閣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某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完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艴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

濠使在京知公力沮而錢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撼之乃遣偵卒日夕伺門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引咎自歸力請休退遂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宋亦罷職

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縱火焚舟衣裝燬盡歸家謝客宸濠欲與通謝絕之宸濠益憾會公羣從有訟人會城者宸濠偵知招引其仇家助之資斧令招撫入奏爲都察院所駁罷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聚奸細焚畧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公恐避處縣城

濠又掠其從兄弟各一人去

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逵發兵反

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公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淸所斬

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

民表等皆率兵往公爲贊畫方畧遣人間道致書于

王公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

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寀嘗護衛之再請

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

獻策又急勤王之義臺省諸公交薦之下吏部題覆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勅起公而寀亦召用時辛

巳四月也大禮議起楊廷和與冕紀持之甚力公疏之外復有特疏公卿上心懇切附名公疏而已上心喜公而張璁桂萼輩亦樂公含容爲忠厚相紀去上命公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公曰變生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江桓

時故輔臣楊一清自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爲少傅公超
二等爲少師遂居一清上當此之時張璁桂萼雖以
片言遇主而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公亦不能異也璁
萼以詹事兼大學士貴顯矣而翰林諸役若兩修實
錄經筵日講主鄉試考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于
是璁萼復恨公甚于恨廷和懸耕上谷並手而攻之
矣公求去益力上慰留之是時上方留心詩賦時時
召公與楊一清石珤賈詠于平臺賜詩命和間獨召
公討論桂萼復言詩詞小技要人不爲徒令宏窺伺
意指竊以厭服朝紳抑宏招權剝賄畏陛下察見假

是結納自謀耳上曰詩不妨政玄職論思朕令薦之
璁萼從此攻公日甚至五上上不聽諭朕自有公處
無再賚奏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允之令馳驛
去
家居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列上相久之移病去上
念無與公爲難五賜手諭敦促還相乙未四月遣行
人王獻芝捧勅促行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
二日到京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
元臣并賜白金紗衣諭以盡心供職有聞入告
上與公論邊事公對故事吏部推內地巡撫會戶部推

邊方巡撫會兵部請自令九卿會推如京堂例以誥
臣下知人之鑒上曰善公遂薦姚鏌可總制上曰語
吏部推之尋曰勿庸推即傳諭行定令推巡撫會九
卿如公言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贈太保謚文
憲
公雅尚儉約衣食不厭麤朴至于施行擧義則爲之不
少靳捐田輸以供諸墓祀其餘以贍族之貧者家居
殖農遇歲歉即減租或有逋負即焚券不復問幼出
補巷公之門見其子若孫貧窶厚恤之嘗至濟寧見
有旅櫬在舟覆溺者厚助以俾之歸其志在利濟類

如此所著有自懃漫錄若干卷藏于家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文忠

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舉于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幾何而書院爲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遂爲諸生祭酒四十七成進士得二甲隸事大理

世宗自興邸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畧言主以世子入繼武

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于輔臣禮官議報聞

公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爲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蕚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齕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述往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以縣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獻王既稱皇帝復稱皇考而光祿寺丞何淵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公力爭之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干九廟之威

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恭王爲恭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于太廟不卻序于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稱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爲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席書會羣臣復上議爭之得允

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例籍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奬殊至彔賜

銀記二日忠艮貞一日繩愆弼違公念以書生迂言
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致人臣之
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恤讒怨其馭御
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鷙而性特廉
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
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同公候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
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明倫大
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己丑命主會試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公至天津召還
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

時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
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
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
之類後先殆盡
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
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爲之解體安
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
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
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爵乃世乎公白之
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爲快

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
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
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尊壇于東西
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
其大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含春堂及金帛羊酒
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
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
昭聖太后于上有援立恩而上所生章聖太后日重昭
聖猶以故事裁之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
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

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
問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
反族其家公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
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
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
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
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
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
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為重語欲以惕止公而公
持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爭之獻夫至謂陛下居法

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懌然亦二

大臣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太后及公世延齡

得長繫矣

順天府學生藍雲者父戍邊死雲非在營生不當補雲

因忤兵部郎逮至獄決意解補有同學舉人盧楩與

雲友善代雲上書于公公覽其書曰此生科第中人

兵部郎豈可以私忿陷一士耶即呼部吏數責釋之

是秋雲果中舉公之黙于救人類如此

公久于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祖宗舊制行進士

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

出而無滯遺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
且免夤緣外簾諸司之弊
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
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
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淸御史爲大
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值
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
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
乞歸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又三年而卒上
時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命有司治祭葬予贈謚公

歿未幾居茅僕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于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覘公哉

予五世祖諱申時爲刑部主事亦以張延齡獄與諸司屬詣堂官議綏世皇震怒幾置重辟賴永嘉力救廷杖三十謫湖州府推官不三月解綬歸

五世孫男開任恭紀

宮保張文毅公治

字文邦號龍湖茶陵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卒于位年六十三諡文毅

正德丙子舉于鄉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故有龍湖坼楊元出之讖正德巳卯湖忽膜淵龜裂明年公遂舉南宮第一世廟即位始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嘉靖初進左賛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公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尋命主南畿試明年同考會試十

七年秋命主考武會試擢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醜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亾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

十九年秋復命主南畿試明年拜南吏部右侍郎召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苟合士有持正自立為世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時直隸諸差奸持權貴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疏少能以一眚全者公言于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為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

才安民生也議上天子可之著爲令

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掟不知經史爲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特牽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古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習爲之少變

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公明習典章究極時務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刓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襲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且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

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決
國用乾耗愀然歎曰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
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嘗欲裁定會典權衡
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使城社狐鼠不得府
奸事格而止後鹵犯京師一鏃莫植始服公非過慮
云方鹵急時公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
遏涉騎會憊不支邪及上時上崇尚焚修輔臣悉供
玄撰公殊不自得及卒上頗不悅詔予以中謚文隱
隆慶改元改謚文毅
立朝持正論侃侃無所顧忌意有未當輒氣激切衆莫能

剧平生好引薦善類拯厄雪誣雖忤時忌有所不避

晚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為多與願違惜哉

太師徐文貞公階

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師卒年八十謚文貞

幼墮眢井從其父黼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淡谿中衣絓于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去孔子王號公疏其不可孚敬召公盛氣詰之公徐理前說引高皇詔書盡革天下嶽瀆號獨存孔子者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公曰高皇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孚敬即日即

君謂塑像古禮否公曰像誠非古禮業肖而師之何
忍毀也乎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
親公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且毀之乎明公能
必尊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直揖出上諭
公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剏社學滯久繫獄因以文
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
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幷餘黨百二十人
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
說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閤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
進祭酒擢禮部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鑰門

示重公則破例延訪折節下之見必讌坐賜賚書翰

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反寒暄可憐語冀以竊見其

人頗見者咸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天下翕然稱賢

兼學士掌院事擢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上見其

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鹵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

恐公請出罪弁戴綸李珍于獄復其官俾敵愾自効

又客言鹵間潜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于還

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鹵歸爲鹵乞貢上幸便殿問

羣臣公曰賊殘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

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諭以無番文故且

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于既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鹵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勞必得所欲上稱善者再居數月勤王兵集鹵亦退時朶顔三衛爲鹵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鹵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圉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咨諮公矣

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撫按告急請兵而大司馬惑于職方郎不肯發公持不可乃以京營卒三千人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指以共賊久矣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以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懼請發精卒六千人偏裨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

公又上疏謂將較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較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較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令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并令責將帥將較履肺肝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

守令勤則糧餉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

公念鹵盜邊士不得田畜宣大米麥貴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鐶僅易粟二斗時幾旬二麥熟石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可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劾嵩引言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鞫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究公屬陸炳曰君愼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容謂嵩曰上僅二王事

實必不以兩子謝公即有所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悚然乃寢

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交章劾嵩吳張公門生也而董又鄉人以此大疑公密奏辦若指公主使者上下三君獄考掠遠戍之公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于撰玄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咨問皆舍嵩而之公矣

永壽宮災上欲治之嵩言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也諷上還乾淸上大不懌嵩公乃密言之工尚書雷禮上疏取辦自請以子尚寶丞璠監工上悅嵩請世

藩同之不許嵩恐而公曰與禮及兵尚書楊博不離工作次其興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掄三殿之餘而急搆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進公少師兼支尚書俸子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卿而嵩日屈

公爲人陰重有權畧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分宜日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令璠往來嵩家見有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夫見遺者及後稍知上聞嵩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授御史鄒應龍使劾嵩而嵩敗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擬嵩直廬賜公

公既居首揆書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篚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次輔袁煒數出直公請召之不許公言凡事同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衆弊生上曰善

上問公得人之難對曰自古人心難測益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在廣聽納廣聽納則淺情隱慝無所逃奸未用者不濫進已用者不濫留故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得此道也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傍所封進仰小將弗

濬治而言路恃此發舒矣

前是奏單功率賚閣臣公以爲武夫計功而文吏闕澤

何以勸勞自是報捷不復與

大鹵由牆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

竹宮祠齋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鹵阻白河水

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

鹵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剔鹵

恨司馬不蚤聞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

官上始解

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

一裨將始爲重鎭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

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

之力也

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昔當國令都御

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

不登商多亾匿怠則雖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

額盡登

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

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

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瑜以是得無死

上久疾欲幸典都公以保聖躬防姦宄為對語甚切至

上崩穆宗即位公推先帝德慨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

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籍駕不出令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非所以慎始而示盛德休光于天下也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

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于是九卿大臣皆為公辨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

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驕蹇不法置不問時當

須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辭悖甚公

曰往已失刑再邀得賞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

史唐繼祿當朝辭公屬之曰營兵即變有郭城李錫

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于法

不宜攻耳若往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

道令都督疾擊殺之公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

係舊軍者各令還衞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

者聽頃刻而軍散無敢譁

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塲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

內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特以詔令就停久矣公疏阻之不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公往毋言利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代之受譽也吾欲使臺臣搜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以所織作徑達御前毋落局中

少年手佑曰善一如公言

舉瑺毆御史于午門外御史大夫王廷欲上疏糾舉瑺以問公公念疏即行彼瑺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乃使人致司禮之佐曰尚文者詰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惜公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公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詷得其人而速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

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麻祥悉得其主名忝之王廷疏繼上羣璫窘不能自匿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御史張齊論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新鄭再起銜公未已乃即家起故蘇州守蔡國熙爲江南監司以伺公公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訾松人遂訟公于瑞日以十百輩彭閧者且數萬排門遮榻搥擊唾詈有司媚拱過當于姓僕從多奏坐戍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爲我解試目于先帝因調旨駁

其獲萬曆初公年八十大學士張居正言𠉀輔君養
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爲清一時劾攻修明
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有所疑階從容解此
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
白金綵幣勅諭公奏謝官其一孫中書舍人其明年
卒追贈太師謚文貞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終